

飲酒

陶潛

其五

結廬在人境¹，而無車馬喧²。
問君何能爾³，心遠地自偏⁴。
採菊東籬下，悠然⁵見南山。
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⁶。
此中有真意⁷，欲辨已忘言⁸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陶潛（公元 365–427），字淵明；一說名淵明，字元亮，東晉末、南朝宋初潯陽柴桑（今江西省九江市）人。他出身沒落士族，曾任江州祭酒、建威參軍、彭澤令等職。四十一歲時辭官歸隱，之後一直過着躬耕隱居的生活，並寫下大量田園詩，為詩歌開創了新的領域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《飲酒》是陶潛歸隱後寫的一組詩，共二十首，抒寫他對生活的感受和對田園的喜愛，表現了他對安貧樂道的堅持和對高尚情操的推崇。原序說這些詩都是醉後所寫，故總題為《飲酒》。

三、注釋

1. 結廬：建造住宅。人境：眾人聚居之地。
2. 車馬喧：指世俗來往的喧鬧。
3. 君：作者自稱。爾：如此、這樣。
4. 心遠地自偏：心既遠離塵俗，雖居喧鬧之境也會像處於偏遠之地一樣清靜。
5. 悠然：形容自得的神態。
6. 飛鳥相與還：與飛鳥結伴往還。
7. 此：這，指眼前情景。真意：人生的真正意趣。
8. 欲辨已忘言：當要辨析自己的這種領會時，卻又不知如何用言語來表達。《莊子·外物》：「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」

四、賞析重點

本詩寫詩人歸隱田園後悠閒自得的心境，前四句寫詩人擺脫塵俗煩擾後的感受，表現了詩人志趣高遠，超邁流俗的情操；後六句寫南山的美好晚景，以及詩人從中獲得的無限樂趣，表現出詩人熱愛田園生活的率真性情和高潔人格。

作品開首自設懸念，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」兩句似乎是矛盾的，因為要是身在人境，理應就會有車馬的喧鬧。於是詩人接着以「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」的自問自答，說明是因為自己的心境遠離世俗，所以就覺得所居之地偏遠了。這幾句其實是陶潛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。從陶潛的另一篇作品《歸園田居》可以知道他並非為追求自然而遁跡山林，而是生活在雞鳴狗吠的村莊裏，跟農人一起耕作，這正具體說明了「結廬在人境」的意思。這個人境中既沒有車馬的喧鬧，也沒有官場中的來往應酬，不受世俗事務干擾，這當然是因為詩人已經回到田園，鄉村本來就遠離朝市的緣故，正如他的《讀山海經》其一說：「窮巷隔深轍，頗迴故人車。」但這不是根本的原因，如果內心沒有徹底遠離世俗，哪怕住得再偏僻遙遠，還是會有車馬上門的。事實上這樣的隱士很多，與陶淵明同時號稱「潯陽三隱」的另外兩位隱者周續之、劉遺民的心就不那麼清淨。周續之因為被刺史請出去講《禮》校經，還受過陶潛的嘲笑。再說遠一些，兩晉南北朝的假隱士就更多，很多隱士雖然住在遠離人境的山林裏，卻是為了等待朝廷的徵辟。因此陶潛「心遠地自偏」是指當精神上超脫爭名奪利的世界，所住的地方自然會變得「偏遠幽靜」。在這樣一種遠離世俗的心境中，詩人才能對萬物悠然興會。詩人在東籬下採菊，無意之間抬頭看見南山，斜陽西下，山間的夕嵐分外美好，飛鳥紛紛結伴歸來。此刻詩人境與神會，物我兩忘，不覺沉浸在一片忘機的天真之中。

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」這幾句寫出了詩人淡靜穆的風神，深受後人讚賞。「悠然見南山」一句，有版本作「悠然望南山」。蘇軾說：「因採菊而見山，境與意會，此句最有妙處。近歲俗本皆作『望南山』，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。」（《東坡題跋》）「見」字比「望」字好，就是因為寫出了詩人「偶而見山，初不用意」的神情。只有無心見到南山而不是刻意去張望南山，才不會破壞詩人自然的風致和詩境的神韻。蘇軾的話可以作兩層意思來理解，首先指詩人與自然的默契和會心。在陶潛的時代，流行老莊哲學，又稱玄學。當時討論的主要命題是「羣動羣息」的自然之道，即對萬物生息變化等自然規律的體悟，這種體悟主要在山水田園景物中見出。陶潛這幾句詩所寫山氣、夕陽、歸鳥，體現了他對大自然羣動羣息的領悟，這是一種「意會」。其次是指景物描寫與人格的契合。菊花本身有凌霜耐寒的品質，深得陶潛喜愛，有人格象徵的

意味；而飛鳥在日夕之時歸山，也是陶潛詩中常常寫到的景象，如《詠貧士》其一：「朝霞開宿霧，眾鳥相與飛，遲遲出林翮，未夕復來歸。」歸鳥象徵詩人的歸隱，在陶詩中已經成為一個固定的意象。意境和景物的人格化，是陶詩的鮮明特色之一。因此蘇軾說「境與意會」，就不僅是指詩人對大自然的會心，更有對菊和歸鳥所包含的人生啟示的會意。

陶潛在結尾明白說出了他對此境中的「真意」有所領悟，但當要辨析清楚時，卻又不知如何用言語來表達，這是用莊子「得意忘言」的意思。《莊子·外物》：「言者所以在意也，得意而忘言。」「得意忘言」也是兩晉玄學集中討論的一個命題，認為意和言是有差距的，言不能充分表達領會的意，所以領會之後不必說出來，是一種對道理感悟而不落言詮的境界。末句正是此意，但非常巧妙而含蓄。詩人對眼前情境的體會，也就由讀者自己去領悟好了。

陶潛所說的「真意」，其內涵也就是蘇軾所說的「境與意會」中的「意」。不過，要透徹理解詩人所會之「真意」，還要聯繫他當時的思想狀況來看。《飲酒》是陶潛歸隱後寫的一組詩，共二十首，主題側重於歌詠堅持高尚節操的生活。陶潛在棄官以後雖然沒有再出仕，但是並非從此心如止水。對於一個士大夫來說，要真正回到田園，尤其是要過自食其力的生活，並非易事。實際上，陶潛在辛勤勞作中確實親身體會到田家的困苦：「躬親未曾替，寒餒常糟糠。」（《雜詩》其八）雖然從未停止親自勞作，但還是經常要以糟糠充飢。加上火災、蟲災和風雨之害而沒有收成，以致「夏日常抱飢，寒夜無被眠」（《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》）。為此詩人也曾經彷徨動搖過，而「貧富常交戰，道勝無戚顏」（《詠貧士》其五），也就是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思想掙扎。《飲酒》後十首從不同角度反復訴說了這種矛盾，真實地流露了一生守節的枯索和寂寞：「若不委窮達，素抱真可惜」（《飲酒》其十五）。如果不將窮達置之度外，他會為自己不能實現平素懷抱而感到可惜。了解陶潛這些思想矛盾，才能對他在田園中堅守「君子固窮」之節的可貴有更深入的认识。《飲酒》其五雖然展示了一個渾身靜穆的詩人形象，但是詩人內心卻仍有不少矛盾和掙扎的。然而大自然和他堅守的道最終讓他在「境與意會」中獲得了平靜，因此才能寫出這樣詞淡意遠、自然高曠的佳作，並使採菊東籬的詩人形象永遠在文學史上永垂不朽。